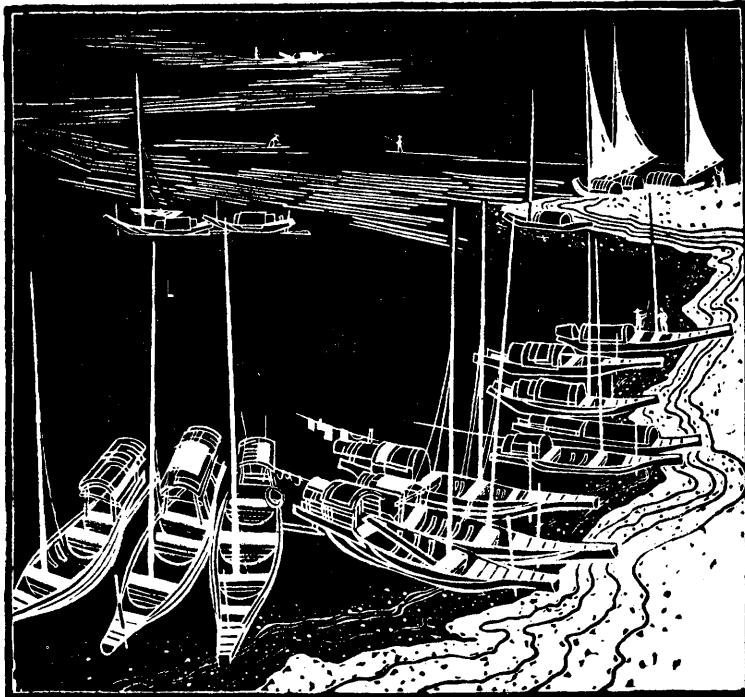


關於諷刺詩的筆談

3

筆
調



M. C. (P) 3232

織漁網

尹國光



筆

端

■ 月 ■ 刊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十日



第 三 期
■ 目 錄 ■

小 說

回 家

阮植金

散文小品

英雄的河

不平言

呵呵篇

暴发户

處 中

思 考

詩 歌

三年不算多

庫

阿 根
江 海

流 火
南 岩

莫 非
向 上

史 耀
路 丁

辛 愚
何一抗

大伙儿

呵 真理

归

民歌试唱

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卅五週年

你是投枪

好东西歌(魯迅先生諷刺詩作介紹)

劇 評

評劇場与劇社的演出

評 論

給林瑛先生的公开信

关于看不懂

冷水篇

扫帚星

鬼 节

对不对

一律严办

短歌二首

老校长

關於諷刺詩的筆談

諷刺詩的光芒

一些看法

我对諷刺詩的认识

关于諷刺詩歌

文藝專題

一首优秀的古丹麦民歌

抗战詩抄

河 畔(封面)

织渔网(封二)

向 鋒

渔 鸣

柳 韧

马飞汉

林 子

魯 迅

关 怀

耿一全

田 农

田 农

阿 派

查 利

牛 力

吴 亮

冷眼看

杨 左

吴 亮

刘 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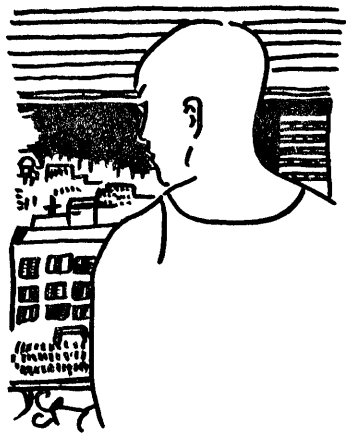
高水明

马 达

方 修

莫 测

尹国光



河根

回家

六月中旬一个湿气很重的晚上，我又回了一次家。

蓄水池那热带树林的高大乔木，在路两旁街灯的逼射下，万象森严地立在一边。湿气很重，周围已经隐隐泛起一片白。天空黑黝黝的。冷风吹来很容易便逗起人们的睡愁。车厢里的一些人眼睛差不多都眯成一条线了……巴士停在山坡顶点的车站上时，我望了一眼山坡下远处那一座座十楼组屋射出的刺目光芒，心中不禁浮泛起一种奇怪的感觉。

……一切还是老样子。我趋前敲门。我那可怜、噜嘛的母亲的熟悉的脸在窗后一闪，便很快出现在拉开的门缝里。我当然只得笑笑——苦笑：

妈！

你来做什么——还不进来！

我心里暗笑。她就是那股紧张劲。

还是那么噜嘛——她直跟我到房里，忧心忡忡地：你这样要等到什么时候？

冰山一天不倒，我一天不回！

母亲的眼圈又红了。

我心中不禁烦躁了起来。

爸呢？

不在，出去了。

父亲的写字枱照样摆在那儿，架上照样塞了一大把书。

爸爸妈妈的结婚照片照样还挂在墙上

我看了看：这是抚育过我的双亲，我爱着他们，可也恼怒着他们；而现在竟开始有点可怜他们了。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禁锢得那么狭窄，但川不自觉；反倒安于现状，似乎不觉得把生活简化到这地步是多么的无聊。愁眉深锁，把一双失神的

眼直盯着我。终于，在这样的寂然相对之下我便想起离家前那段日子，混杂着太多悲伤、气愤、无奈、羞愧的那段日子。

我在武吉知马那所素负盛名的 C 中学念大学先修班的时候，半岛南端这小岛上的华文教育正面临着另一次的皇恩——但一切仿佛都死了，没有什么不平“鸣叫”。

C 中学的钟楼静静地站在山岗上面，两边的木麻黄一片鬱鬱苍苍，风来的时候它摇摇，剩下大半的时间它还是静静的。在武吉知马大路上来回忙于“建国”的共和国臣民们如果抬头看看，蔚蓝苍穹下的这学府风光，大抵只会觉得一派森严气象的。但一切的阴谋静静地进行着，通过各种各样的师表和学子。

学校里的一些教师——其实也没有什么，只是也许不肯随波逐流便被大人先生们视为眼中钉——在很短期间一个个地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一个不懂由那里钻出来的师表。有一些甚至猖狂到公然在上课时用各种双关英语跟大家谈着“性”；这样的师表就教育界法律——如果有——来讲，应该判死刑。我再说一次：是死刑。但这样的败类却奇怪而遗憾地在我们的共和国里找到它的土壤。（这样一个惑我看不解好。）

有时的确太明目张胆了，于是大人先生们就要出了这样的花招：

“这是一个误会！”大人先生们会这样解释。

“今后将更加努力使所有教员得到充分的训练。”大人先生们会这样加上一句。

但那家伙过不久可能又钻进另一间学府去——又一位新的体育主任。

课外活动不懂什么时候也被不懂谁积极推动了起来，每个学生都被敦促参加至少一项。对外当然可以扬言莘莘学子并非书虫，“他们也懂得参加健康的课外活动了！”但什么是“健康”的课外活动呢？则就是陆军少年团、童子军、纪律团、学生警察……还有就是基督青年团、佛教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等等名头大得吓死人的东西。但只要有了那一个不谨慎地参加到上述“健康”活动之外的“不健康”活动，便很有面临失学的危险。半夜里会有人去家里搜查。

而更猖狂的事——在我看来——有一次，在开运动会的时候，我们的训“育”主任把几位他认为该死的学生关在行政楼上，以待警伯的到来。那时好象没听说过什么警察周：警民关系，因了误会，还不那么和洽。

我们的 C 中学差不多年年都跟旁边的一间 N 女中联合举行运动会的。在外面受尽各色各样黄色“国风”影响的莘莘学子和学女们，正在庄严学府里眉头眼去——谁也不懂得行政楼正暂时成了囚室了！

自此以后，C 中学我便差不多把它当成了 C 号牢房；而我们只不过是不同囚室里的囚徒罢了！

这事有谁懂呢？

两大喉舌，一声不出。

谎言加暴力从此成了真理。

林有福政权先前的动用水龙，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工友喷射这样的历史事件，现在看来是愚蠢之至的了。真要变质华文教育么？有一个最好的武器——文憑，那便是。当然必须许下一般上能够兑现的诺言。正在工业化呢，这样的诺言目前大抵上还是能够实现的。小学六年，那是第一张。中学四年，第二张。高中二年，第三张。大学，又是一张……

有什么比梦醒后找不到路更悲哀的呢？

鲁迅那时曾经这样地唏嘘着。但即使这句话，我想也不是随便什么人资格发出的：因为先就要有一个“敢”字武装着，而这正是目前一般青年最缺乏的！七十年代的今天，有谁还能说他看不到出路在那里？路正有的是！但你就敢走了么？

有什么比看到路却不敢踏上去更悲哀的呢？

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我正是带着这个包袱走过我苍白的高中行程的。周围的同学大抵也是这样的。家庭利益第一，个人得失为主。

勇者倒还是存在的。但一天天少了。

中四进入高中虽然没有入学准证，但总有一些人自动消失。布告栏上提供着各式各样的理由。

我有时觉得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蔚蓝天幕下，森严钟楼前他们敢于在那红白洋布下抗拒训育主任的“圣命”，用他们的呼声——坚定而有力——向那月薪上千——不明来历津贴不懂多

少——的主任明确地表示他们的态度：

“打倒——！”

“反对——！”

让“上千元”在旗杆下把脸涨成猪肝红。但周围没有反应。

我因此觉得悲哀了起来。这死一般的气氛！再进而便恨了起来，恨着一切，包括自己。……实在想象不出是怎样渡过我的高中生涯的。

带着这包袱，我后来又踏入“神圣”的大学里去。现在的有资格进入大学去深造的每个青少年们都是心知肚明的：没有不规矩表现，这是第一要求！

更没有心念了。

——大了，管不了！

——家庭观念淡薄！

我那老母这样跟来访的诸亲戚友将诉说着。（那班东西懂得什么？）

——好好念书，要孝顺。

真是有趣的。

背着这包袱能读出什么？

于是那凛不可犯的“家”向我明暗地提出了养育之恩这个问题：

你就真的不理这个家了吗！不孝！

晕黄灯光下父亲的白发和母亲的泪眼终于把我把一切话都吞了下来。站起身时感觉到自己已落到了极点，简直悲怆得有点想放声大笑！

我终于“保卫”起国土来了。最先学的是仙暴——镇来自国内的大人先生们所仇视的所谓“



暴”。

从此以后，更是渡日如年了。吃饭一想，觉得没有意思；看到什么可笑的事，张开了口，但没有声音。我于是自暴自弃了起来。但母亲用餐餐的好鱼好肉来“贿赂”了！我要用钱也方便了起来，虽然父亲的小店生意越来越坏，而后来竟至倒闭了。

“不会思考也许更幸福的？因为也就没了一切的烦恼，自然清爽得多。”我向一位来访的年轻旧同学说。

“那么你看看，人还叫万物之灵么？”年轻的伙伴热情地，把那精光四射的眼睛盯着我谨慎地说完了。“……出路只有两条了。温情是不顶事的！冲出你的家，要不闷死在里头。全看你了！”

一个晚上，我终于怯怯地向我那家明确地提

出了我的愿望，象犯罪似的。

父亲错愕了。

你们幼稚！要反对难道非这样不行！他把脾气发了起来，象决了的堤。接下去的几个夜晚我们争着、吵着。这里这么小，你跑那里去？总要先确定应该不应该跑再谈别的！将来的事谁能料到？可以跟你担保会被调进森林去！——那时再讲！

终于，“谈判”破裂。

你要走就走——我不管你！

父亲一片气忿、无奈的神情。

……从回忆里醒过来，我不禁看了看这两房一厅，竟觉得有点陌生了。

……我终于坐在回程的巴士上，赶回我的“新居”去。

老家有温馨，那香味很浓，远望红紫一片。但在里头我寸步难移。藤蔓遍地——看不到，全在红黄蓝紫百花之下；锢于其内真是生机全失。遥望天际固然风沙扑面，日烈风寒，但我能用我的两只脚，踏实地在大地上（尽管路是多么崎岖不平）行进着：真正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

有什么比真正感到自己的力量更值得兴奋的事么？

七一年八月十日重修



英雄の河

麻河，是英雄的河。孩提时，父老们总爱把我们一群群天真的孩子，带到河边的岩石、土坡上，点起他们那秃了皮的烟干，向我们叙述发生在麻河畔的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那声音，时而深沉，时而壮烈，时而激昂，时而又无限悲痛——于是，我们知道了……

“就在离我们坐着不远的下游，日本鬼子将一个在镇上抓到的前救国会的秘书用刺刀戮死，不屈的英雄临刑前还大义凛然地高喊口号……”

“一个这样的黄昏，一小队的抗日军利用河流形势的掩护，在一个据点卡住日本鬼子的一队水上粮食运输队，全歼敌人，夺得军火和粮食……”

呵，我们还知道，上游镇上的大桥，是如何被胆小如鼠的英国殖民军队，在风闻日军进攻后就忙着撤退时炸断的。

麻河，她是怎样地指引着她的孩子呵！她是怎样地目睹了她儿女的多少伟大、艰巨、光辉、壮烈的事迹呵！从那时起，我们幼小的心灵，就

我们御下了肩上最后一袋米包，带着整个白天的疲劳，沿着新加坡河走着。

黑色的河水倒映着我们蓝色的衣衫，向暮色映照的港口静静流动；无数舢舨仍旧在河面缓缓地川行。

伙伴们爽朗的笑声，夹着晚风中飘来的河水的浊味，叫我又一次想起了家乡的大河——坚韧不拔的麻河。

我是一个在农村里生长的青年，而麻河仿佛是在看着我成长的第二母亲。每一个苦闷、空虚、失望、委屈的日子，我总会踏开毫不犹豫的步伐，来到她的身边，聆听她慈祥的安慰，让我那正在成长的赤子的心，渐渐学会如何在平淡的日子里跳起不平凡节奏。

生了对她的一股特别的尊敬和亲切的感情了。

我们总爱在炎炎的烈日下，躲开手拿藤鞭、叫人心寒的“老师”，溜出令人窒息的课堂，几个“同志”一齐涌到河边，投身河水里泡它个大半天，然后才穿好校服，跑回学校和放学的同学一起回家。一旦被母亲发觉而盈着满眶泪水痛斥我们浪费金钱，荒废学业时，苦涩是会涌满心头的。但不久则又故态复萌了：毕竟我们更怀念麻河。

河畔的泥土布满了我们的足迹，沿河的草木抚我们成长。有时候我们就钻进灌木丛里，摹仿昔年的抗日军伏击敌人，有时候则学那救国会女秘书，喊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然后倒栽进岸边的浅水里，溅起一阵水花在“敌人”身上。那个时候，学习英勇战士的渴望就开始在脑海里滋长。

苦难都在这时候闯进了我们的生活；可爱的我被迫遗弃了，我们搬进那布满岗哨的新村。不久，更大的灾难又降落在人们的身上……

小树子的父亲被补了，据说是什么民运的干部；过了几个月，他母亲也被抓去了，听说是在家里搜到一些“不良文件”；我们隔邻的福伯伯在去割胶时，由于被搜到绑在肚皮上的食盐和而被扣留起来了……

恐怖笼罩着我们的生活，仇恨却萌芽在心里。半夜里，随时会有人形的兽撞开大门，恶狠狠地冲进屋里翻箱倒柜，然后顺手拿起他们看上东西，扛住插有闪光刺刀的枪，狂妄地离开。

那个时候，我们开始懂得了什么是“战争”，什么是“革命”：在寒风呼啸的深夜里，总有年

长的叔叔为我们讲述“山里人”的英勇事迹；我们神往着那些戴着五角星帽、扛着机枪、配着手榴弹，川行在灌木丛，红树林里的神枪手、飞行军。在没有星光、没有月色的村里的河畔胶园中，年轻的姐姐总爱轻声教我们唱起歌：“不远了呀，不远了，只要心儿不怕老，幸福——福——的日子呀，就要飞到了。”轻轻的歌声萦绕在静静的空气中，渗满麻河河面微凉的空间。

寒霜冷雾是如何侵蚀着年稚的心呵，但岁月的消逝却增长了这些稚龄者的生命力。而动荡的时代，则叫我辗转到了南方这块热火朝天的岛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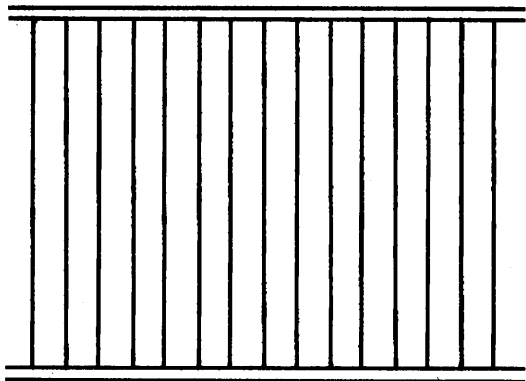
如今，新加坡河畔的星火正在悉悉地传种，而家乡的河流呢？

啊，我又一次怀念起英雄的麻河。她是坚强的，就象那培植她的主幹山脉。而今，从来自家乡的信笺里，从家乡出来的伙伴的知心话中，我仍然嗅到麻河芬芳的水草气，我仍然听到她坚强的步伐，我仍然看得见那稳健的水流，仿佛母亲的阵阵叮咛。

河畔的灌木丛，也许都长高了吧？红树林也更茂密了吧？而我幼时的伙伴，必然都象这麻河的孩子一样，也在茁壮成长吧？

新的力量，正在麻河畔成长。他们秉承了兄弟姐妹们的傲骨，聆听着麻河亲切的叮咛，牢记住在麻河畔的庄严宣誓：决心捍卫麻河，捍卫光荣的土地，消灭一切贪婪、邪恶的强盗！

新的力量，正在麻河畔成长。



三年不算多

三年不算多
 橡实栽下了
 还不能流出
 乳白的胶汁
 榴槌的种子
 还不能造成
 一树的芳香

一千多个黑夜
 吞没了阳光
 一层层的伤痕
 新的把旧的 盖上
 三年不算多
 胸膛还起伏着战斗的波浪

——阴暗 潮湿
 孤独 折磨
 几个小小的漩涡
 在浪涛的冲击下
 都变成可笑的泡沫

三年不算多
 恐惧 赶跑了当初疯狂的笑意
 恐吓 只换回一阵短短的得意
 站在铁栏外的脚
 突然间发现
 烽火烧遍了每一寸土地

三年不算多
 决心盖过了铁栏的坚韧
 谁都感觉到
 那个日子到来的脉搏
 假使迟到了
 就让三年
 再加多几个
 三年不算多

辛恩

你是投枪

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卅五週年



用你的语言
在暗夜的恶战中
向敌人宣战

避开屠刀的血光
穿过绞索的追捕
在中国的暗夜中奋战

痛苦地看着来自上海的流氓
来自广州、来自南京的暗杀
看着爱国者的鲜血流在中国

同志们的血渍
写成了决战书
写下了革命的方向

在受害的同志们的

出殡行列里
面对着暗杀者的追猎

你昂首前行
望着漫天雪霜
望着中国渐现的曙光

你是属于中国无产者的
属于一切受难者的
你是属于革命的

今天，我们正用你的语言
擎着你惯用来搏斗的投枪
和敌人作战

林子



悼

何一抗

我凭弔在你墓前
没有香烛
没有哀伤
那是庸俗的无用的情感

没有愁云弥漫
天边
阳光璀璨
而我心怀激昂

献你 这一束木槨
让它相伴
一颗
未遂壮志的心

让木槨以它
耀眼的鲜红
和你呵——不朽的英灵
互映辉煌

当然更要告诉你
战友 告诉你一个喜讯
一年来雷声不断
而且更密而且更响

每一次 雷声来自北方
我们不禁流泪

泪花里闪烁着
理想的光芒

而这样的時候
朋友们都
加倍念你
我们大家都加倍念你啊

为了大家的理想
——一个伟大的愿望
你把生命的征途
一气冲完

为了大家的理想
——一个伟大的愿望
你已经尽了
最大力量

我凭弔在你墓前
悄悄地在心里
我这样立下
誓愿

——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
以你为典
我愿意永远
奋勇向前

南 岩

不 平 言

事情是这样的，七月十一日——校友们在母设宴庆祝C老师的荣休。到会者多至二百名。些校董、教师、社会人仕都来参加。我们这位母校执教了廿六年的C老师，今天乘着休职的会，将他显然是以前不便脱口的话，在会上发了出来。原是说了些“办学困难”、“不能尽心”、“如何对不起小朋友们”。……之类的“心”话，本是极平常的事，既没有“言过”之，也用不着担心什么。想不到竟也引起了人家惊慌失措，跑上讲台，连声劝说“这里说了，里散。”言下之意，不外说——“这是犯法的。”好一张“仁慈”的咀脸！好一个“知法”董事！竟也把青年人视为没“辨别是非、思考坏”能力的可怜虫么！

什么法律、何谓“犯法”，谁草拟的法律，们是很难懂得的。用不着加以提醒，我们也懂该抱什么态度。不过总不能事无大小，凡事都声不响，闭起咀来任人摆布、宰割！说“我们毕教走下坡了。”就犯法么？谈起“华文教育的问题，真会严重到“这里说了这里散”的地的么？我们的“民族自尊”哪里去了！被“法”蚕食了么？

我们是贯于被压迫及被任意侮辱的可耻民族站在维护正义、公正的立场勇于作出无畏的

直言；为我们的教育问题说几句话有什么值得“惊诧”之举，何必要闪闪缩缩；摆什么臭“架势”，故借“关怀”而为自己的主子效“犬马之劳”；而让我们青年的一代永远被罩在可怖的阴影里，甘心任人吞食直至毁灭么？这种居心是不难看出的。这样的人也是不难辨别的；——一个专门仰人鼻息、仗人权势的民族败类！

可惜就是脑袋小了一点，装不下什么大学问，当然更拿不出当代宋子文的蒙臣“本领”来了。不然的话，我们可要惊叹七十年代里又出了一个“大汉奸”！

对这等离弃“民族感”的人，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务必揭穿他们的可耻行径！这样的人，经常都在奉承他们的“主子”，履行他们的“西方概念”；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殖民地主义”的帮凶！对青年人施行恐吓、压制的“卑劣”手段；不管是出于“自觉”的或“不自觉”地甘心做着“殖民地主义”的走狗，我们是一样看待的。

说到“犯法”，于今也不能吓唬多少人。这样的事在其他的国家也是有着的；——在美国——“有色人种”的法律不是立得更精细、更可怕吗？这是什么年代了？人家敢于“做”的事情，我们连“说”的勇气也没有了么？人家已“做”出来的事，我们连“说”的权利也没有了么？

關懷

演劇場與劇社的演出

我們明白：由於舞台演出是會比文藝書刊更具影響力，因而搞演出所遭受到的壓力也會比搞出版來得更重更緊。舞台藝術工作者為了爭取到公開演出，是不得不作某種程度的妥協的。有原則的、有價值的妥協，向來是不被否定的。先進的文藝工作者早已指出：“維多利亞式”的演出是可以較間接的、較含蓄地反對腐朽勢力、歌頌新生力量，並向民眾指出應走的道路的。

不過，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公開演出，卻不十分令人滿意。一些較不甘走入邪門的劇團，它們所搞的演出並未能給予觀眾正確的教育，對腐朽勢力缺乏起碼的剖析，難以使民眾看出他們必然滅亡的趨向，而對於新生力量却甚至有了歪曲，指出的道路十分模糊。

就拿“藝術劇場”的演出來說吧。“劇場”去年演出的《絞刑架下的中鋒》，雖然有某些地

方已經不適合於今天（關於這些，已經有劇評者指出過了），但它可取的地方是足以蓋過其缺點的。而今年初“劇場”所呈獻的演出，卻是檢了個在文革中已被批判的劇本：阿英的《不夜城》，劇中擺出了不真實的工人形象，其內容比起《絞刑架下的中鋒》是退步了。

而“劇場”最近所上演的四出話劇，除了第一個本地創作無可否認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外，其他三個劇本的內容更可說是倒退了。

象《劇團春秋》和《藝術與愛情》這樣的劇本未免太過時了。要是此時此地的劇團里，還有象《藝術與愛情》里的羅美玲那樣的人物，根本不弄清楚藝術是為什麼人服務的，而只不過為了自身的興趣與志向，就不惜向封建勢力低頭，搞其為藝術而藝術的東西，那么就實在太可悲了！就難怪久久未見進步，就難怪還需要演出象《劇

